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蜜蜂計 第三回 花亭被救收雙妻 鄧府投竅鞦韆下

難中偏遇好姻緣，千里姻緣一線牽。 坦腹東牀今是否，雀屏喜迎並頭蓮。

俚句敘過。謹接秦素梅小姐得了小玉兩次夢境，欲令春香同往花園拯救董良才，可以令春香向董生提此一段姻緣。遂喚：「春香速醒。」春香從夢中忽然醒來，坐起說：「為何夜深之時小姐不眠，喚醒我作甚麼？」小姐說：「我有一事，欲向你說，恐你不盡心。」春香口呼：「小姐只管向丫頭言，若能辦我盡心。」小姐聞言，遂將小玉兩次托夢之言對春香言了一遍。春香說：「二夢相同，想來有因，小姐喚醒我有何事？」小姐說：「奴有心命你同我進花園，一則拯救董生，二則煩你替奴講。」小姐言至此，面上一陣飛紅，低頭不語。春香問：「小姐為何行說行止？」小姐說：「你明白就罷了，何須問長問短。」春香說：「事在你心而不言，我焉能知？」小姐無奈，說：「一則拯救董生，二則是成全奴的姻緣。」春香聞言，暗想：「小姐有此意，我亦長成也，非木雕泥塑，何不我亦為個二房側室，豈不是機會？」想罷口呼：「小姐命我救董生則可，若去與小姐提親事，倘若太太知覺，我必受責。我不能從命。」小姐說：「你若肯去，奴賞你幾兩銀。」春香說：「我不要銀子，又不會說話，又不會溫存。」小姐說：「既不要銀，我賞你幾疋好綢緞。」春香說：「我不要綢緞，雖然做了衣服，穿在身也是無人看。」小姐心中明白，說：「春香，你那心莫非也有配董生之意否？」春香說：「丫頭高攀了！」小姐說：「你與奴說成這段姻緣，奴令董生收你為二房何如？」春香含笑問：「此話當真？」小姐說：「從來不會撒謊。」春香說：「既是言必觀典，我同小姐去。」遂手拿鑰匙，不移時來至花園門首。

春香將門開放，主僕進花園，來至花亭之下。見亭上鎖著一人，咳聲歎氣。春香問：「花亭上是什麼人在此長吁短歎？我家小姐在此。」董良才說：「我是洛陽董良才，被你家老爺誣我殺死你家丫鬢，將我苦打一頓，鎖在此處。小姐若肯大發慈悲，放我出府，感小姐恩同再造！」小姐說：「春香，你把他放了罷！」春香說：「小姐你好呆，若開了他的鎖，他不允親事，豈不落場空？小姐若放我也不放！」遂轉身問道：「適才求俺主僕救你，可用何物謝俺？」良才說：「我是離鄉遭難之人，赤手空拳，那有謝禮？」春香說：「既無謝禮，你可得依俺一件事。」良才口呼：「丫鬢姐姐，若將我救下，莫說一件，就是十件、百件我皆依。」春香說：「勿庸百件，一件就行。」良才問：「是那一件？」春香說：「有心放你，深夜男女授受不親；如不放你，可惜你命難保。我家小姐生得不陋，你允下俺家小姐親事，俺就放你逃生。」良才說：「你家小姐乃是千金之體，當尋門當戶對人家，轎中來馬上去，方有風光。想我這落難之人，命且不保，小生不從命，恐誤小姐終身大事。」春香說：「拿著一塊肥肉與你吃，你還嫌腥。你若不允，俺主婢不能救你。男女有嫌疑。」董良才聞言暗想：「是呀，若不允此親事，我命終須難保；不如暫且允下親事，逃向他府再作區處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口呼：「丫鬢姐姐，親事小生允下了。」春香笑說：「你今允下親事，就是有造化的小伙。待我去向小姐說知，再解你的鎖。」

春香回轉身下了月台，見了小姐只是嗤嗤而笑。小姐見了這個光景，難以出口相問。春香觀透其意，假裝呆著臉一語不發。見小姐欲語不語，那種羞態令人可憐，只得口呼：「小姐，婢子提到小姐婚姻之事，他不應允。」小姐聞言長歎一聲：「哎，天哪！奴清晨在屏風後看那人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一表非凡，令人可愛，奴就起了憐才之心。夜間，小玉與奴連警二夢，只望配此良人，終身有托。不料成了鏡中花，水中月。」不由淚傾腮邊。春香遂含笑說：「小姐不可愁煩。董生不允親事，被我三寸不爛之舌言說利害，他才應允親事。小姐呀，你的事我與你周全完了，我的事你還記得否？」小姐說：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。奴見了董生，必然說明。」春香說：「這才是君子不食言。」小姐說：「你可與他開了鎖去。」春香說：「且慢開鎖。如今之人鬼頭鬼腦，人心難測。我令他狠狠發一洪誓，再與他開鎖也不遲。」言罷二次走進花亭。

董生即問：「親事小生已允，為何不開鎖呢？」春香說：「方才俺家小姐言道，恐怕你心不應口，無以為憑。欲令你狠狠的發下大誓，才與你開鎖了。」良才口中不言，心中暗想：「實指望假意允親，作為脫身之計。孰料被他參透，逼我明誓。這秦府千金小姐也玷辱不了我的家門。」遂仰面對天發誓曰：「我董良才與秦小姐若有三心二意，必受天誅。」春香聞誓心悅，曰：「待我給你開鎖。」良才攔曰：「這鎖你且慢開，我滿口允親，小姐不信，逼我對天明誓。小姐心事我還不知如何？小生也不令小姐明誓，只求小姐親自給我開鎖，小生方信小姐是真心實意。」春香說：「我家小姐乃是千金之體，恐他不親來開鎖。」良才說：「小姐若不親自來與我開鎖，我寧死在花亭之上也不令你開鎖。」春香說：「我看你這個人卻不怎的，倒有好拿手。說不了，我去請小姐。」遂下了月台，將董生之言對小姐言了一遍。小姐說：「羞羞答答的，怎好與他開鎖？奴不去。」春香說：「你又作怪！並且半夜三更到此所為何事？如今成了一家人了，你卻害起羞來。這叫作地獄門口念彌陀，你修的晚了。」遂將小姐連攙帶架著，二人來至花亭。

小姐無奈，伸玉腕把鎖給董良才開開。良才滿心歡喜，走近前深深一揖，口呼：「小姐，小生既承見愛，事不宜遲，有何妙計放我出府？」小姐還了一拜，問道：「你出府去，可有一定去處否？」良才回答：「水深從魚躍，天高任鳥飛。小生此一出府，實無定向。」小姐聞言，口呼：「相公，今逢大比之年，何不奔上長安，求取功名？倘若高中，相公身榮，不枉奴救你一場，也有光彩。」良才說：「小生雖有此心，奈手中空虛，如何能赴考？」小姐說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遂吩咐春香回繡樓將皮箱內五十兩白銀取來。春香領命而去，小姐復向良才言道：「日後相公得第，休忘了奴家一片血心。此一去莫負了小奴家，休要得新忘舊，辜負花亭救你之心！」良才慰曰：「小生雖然年幼，凡那牆外花路旁柳我不愛貪，心上只有小姐一人。縱然有女如玉，我學生也不能再娶的。」小姐囑曰：「相公若得第，早報捷音。」良才說：「小生若得第，必差轎馬人夫前來搬你。」正言間，只見春香走進花亭，將銀交與小姐。小姐將銀親手遞與董生，良才連忙作謝。春香說：「還有一事不得明白。」小姐聞言，微微一笑，口稱：「相公，這姻緣成就，多蒙春香丫鬢周全。奴家有言在先，事成之後奴情願許他為二房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？」良才說：「小姐既然許過，小生無不從命。」春香聞言，喜形於色，說：「既成一家人，莫說兩家話。你還未用飯了。」良才說：「用飯事小，救我出府事大。」春香說：「你走之心急，在路上須加小心，早宿晚行，遇人莫言實話，僅防歹人。這有衣服給你換著穿。」良才謝道：「蒙娘子金石之言，小生敢不銘刻在心？只求娘子救我出府。」春香說：「隨我來。」三人下花亭，來至花牆下，春香用一條絨繩係在良才腰間，二人把良才托上花牆，慢慢鬆繩將董生墜在牆外。良才把繩解開，春香在牆內收回繩，一聲「保重」，良才奔長安去了。這且慢表。

且言閻羅天子駕坐森羅殿，判官稟曰：「今時正是五月十七日，將苗氏送到南安借屍還魂。」閻羅王聞奏，遂吩咐金童玉女帶領強、惡二鬼，送苗鳳英真魂南安郡借屍還魂。金童玉女領下批文，一同奔南安，一陣陰風已至南安，進了鄧氏花園，拆開批文一看，方知該鄧紅玉身亡鞦韆下。時候到了，不見鄧紅玉來，若誤時辰，上神見責難擔。遂命強、惡二鬼速將鄧紅玉引至花園，違誤者貶。強、惡二鬼不敢怠慢，一陣旋風去了。

再表這南安有位告老的御史，官諱鄧文勳。夫人張氏年近六旬，膝下無子，所生一女乳名紅玉，年方二八，閨中待字。這天五月十七日，紅玉在繡樓刺繡，這強、惡二鬼在暗中擾混，連折了三個繡花細針，心中有些不自容，忙喚金花、玉瓶兩個丫鬢。兩個丫鬢聞喚一齊上樓，口呼：「姑娘喚俺倆個有何事？」紅玉說：「我今日有些煩悶，你二人同我到花園玩花散心。」二使女答應，紅玉小姐重新梳洗已畢，遂帶領兩名丫鬢往花園而來。那強、惡二鬼見紅玉已離繡樓，報與金童玉女知曉。金童、玉女齊言：「鄧紅玉至花園不是玩花就是觀魚，必誤時辰。不如趁早將花揉碎，將魚撒了。園中無可為樂，紅玉必然戲耍鞦韆。」二鬼遵命，遂將百花揉碎，池魚撒去。

不一刻紅玉來至花亭之上，抬頭一看，心中驚疑，說道：「這是何人將花揉碎？」金花、玉瓶二人說：「小姐玩花，卻不知百花被何人揉碎。姑娘不必煩悶，花既揉碎，不免池畔觀魚，也可散心。」紅玉小姐聞言，隨著兩個丫鬟來到池邊，連下了幾次魚食，連一個魚影兒不見。小姐說：「今日花園玩花無花，觀魚無魚，是何緣故？」金花說：「姑娘不須煩悶，咱主婢去打鞦韆去罷！」小姐說：「我今懶怠打鞦韆，不如回去罷。」玉瓶說：「回去也是閒著，不如少玩一會也是好的。」紅玉小姐說：「你二人既要打鞦韆，咱就悠一回再回去。」那強、惡二鬼並金童玉女領著苗鳳英真魂，皆至鞦韆架下等候。這紅玉小姐來至鞦韆架下，說道：「往日至此不甚理會，今日來在鞦韆架下，奴家中這等恐懼。」金花說：「多時不打鞦韆，忽然見了鞦韆高懸，不免就有驚恐之心，猛一上去就不恐了。」小姐說：「你不上去也不死心蹋地。玉瓶，你在下邊，金花同我上去。」正是：

香擾牛皮繩，闖入鬼門關。

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